

钢城故事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影报道

11月15日上午,贵州省六盘水市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钢)2号高炉的拆除现场。正在作业的破碎机不时与铁质炉体发出刺耳的碰撞声。在高炉南侧的空地上,生锈的钢轨一端已浸泡在水里,另一端则被碎石砖块掩埋。一阵大风吹过,扬起大片灰尘。

走过37年辉煌历程,这座锅炉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距2号高炉不足百米的是建于1919年的1号高炉,“三线建设”时期从鞍钢整体迁入水钢,如今已进行保护性拆除,其主体部分将随着六盘水市的转型发展成为这座西南工业重镇标志性的工业遗存。

水钢属于老企业,从2012年开始亏损。2014年8月,为扭转局面水钢开始制定减产措施,未来何去何从摆在每一个职工面前。

黄浩母亲至今想不通已经当上管理干部的儿子怎么会离开水钢。
“现在企业效益差,想趁早出来,换个环境试试。”对于母亲的不解,黄浩给

出了这样的回答。2015年末,面对转型,黄浩离开水钢,凭着自身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公交公司的一名智能调度管理员,每月有4000多元的收入。一年过去了,黄浩对新公司的发展充满期待。

面对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抉择,有人从头再来,有人选择留下。今年是33岁的申朋在水钢度过的第9个年头。2007年,申朋大学一毕业便从陕西来到水钢。现代化的机械设备、火花四溅的钢水、十余米长的铸造机……这一切对于当时只有24岁的年轻人来说,都是可以兑现的未来。

2011年,申朋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成为了一名地道的“水钢人”。2014年,申朋所在的炼钢厂一转炉也封炉停产。如今,看着和他同批入厂的同事有了新的选择,已为人父的申朋则不敢轻言离开,“我还有一家人要养活。通过持续改革,我相信水钢仍然还会值得期待的未来……”

这种“去”与“留”的故事每天都在这座钢城上演。



午饭时间,走出钢厂的水钢打工者。从2014年开始,水钢职工已从高峰时期的1.6万人缩减至目前的9800多人。



11月16日,黄浩从私家车里取出制服,走向他在公交公司的岗位。



今年6月,在水钢工作了20年的廖青宇离开水钢,来到爱人的服装店帮忙打理生意。



11月15日,申朋透过办公室的玻璃观察钢铁厂的拆除情况。



工人们正在对水钢2号高炉底座进行拆除。这座高炉在1978年建成后,进行过四次原样大修,如今即将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金牌月嫂长成记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从月薪1700元到月薪16800元,田菊用了7年。

当田菊雄心勃勃地参加培训的时候,和田菊同龄的董秀梅却在跟自己的经纪人诉苦,她刚刚被雇主解聘。

董秀梅2003年就来北京一直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她用自己的精心周到赢得了互联网平台上客户们一个又一个好评,可是没想到这次栽了。因为一次迟到和做饭中间接了两个电话,产妇便不由分说要求换人。让董秀梅尤为难过的是,在几乎透明的互联网平台上,别人的差评势必会影响她以后的工作。

要拿到这里的毕业证,一周的理论学习远远不够,还要进行至少两户家庭10天以上的上户实践。

尽管现在拿了高薪,但是田菊仍没有停止学习。她说,她的期望月薪是2万元,那才是金牌月嫂的工资。但要达到那个水平,她还要学习营养配餐、产后修复、体形恢复、小儿推拿等技术。

“月入过万有月入过万的辛苦。”田菊说,顶级月嫂收入确实可观,但相对应的是辛苦,严重睡眠不足,有时候连续很多天每天都只睡两三个小时。此外还要随时补充自己的母婴知识,当婆媳在育婴方面有分歧的时候,她得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说服她们,这样才能获得尊重



刚出生的婴儿皮肤娇嫩,容易感染,给洗澡后的婴儿擦拭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



婴儿洗完澡后需要用棉签小心擦拭五官,这是月嫂工作必须要注意的细节。



12月15日,国家高级按摩师张静带领月嫂学员学习通过手指操的方法进行淋巴排毒疏通,最终达到催乳的效果。



12月14日,董秀梅在工作中遇到难题,她的经纪人帮她开导。



12月16日上午,陈立芬(左)和巩利娟来到北京产妇家里进行实习月嫂上户实践。